

印順佛學思想研究

• 郭朋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印順佛學思想研究

郭朋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京)新登字030号

责任编辑：黄燕生

责任校对：宋朋

封面设计：谭国民

版式设计：李玲玲

印顺佛学思想研究

YINSHUNFOXUESIXIANGYANJIU

郭朋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编码 100720 电话 4415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插页 270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1—4500册

ISBN 7-5004-0852-8/B·172 定价：7.00元

内 容 简 介

印顺是当代台湾著名学者，同时又是享有盛誉的佛教大师。他多年潜心研究佛学，在印度和中国的佛教思想与教派的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其论述多有独到之处。本书系统介绍了印顺法师的生平、著作及其佛学思想，并作了中肯的评价。

1724/21

献给远在海峡彼岸的印顺法师

——谨以此书以为印公八秩

又五(1906—1990)寿!

序

时代阴错阳差地把我推进了学术工作者的行列，我也就将错就错地搞起学问来了。说实在的，论起作学问，我是并不“够格”的。首先，我根基浅，底子薄，缺乏深厚的知识积累和理论素养。其次，我这个人，“惰性”很大，涉猎面窄，不愿旁骛，更不愿追赶时髦，求“新”、求“博”。而且，我始终认为，作学问，决不是做买卖，因此，决不能看风向，赶行市。可是，我的这种想法，恐怕是很“不合时宜”的！

近十年来，我搞了一点佛教思想史（是佛教思想史，而不是佛教史）的研究工作，在一些好心的朋友们的鼓励和有关出版社的支持之下，也先后出版了几部书（写了10部，已出7部——在当前“出书难”的情况下，这已经是很“幸运”的了），但是，我清醒地知道：像我这样年纪虽老、但在科研队伍里仍还只能算是一名“新兵”的人，写出的东西，自然不会是“高水平”的（吾虽不才，却还不敢也不屑“敝帚自珍”）；而且，在学术观点上，人们认为我很“偏颇”。不过，有几点，我觉得还是可以差堪自慰的，这就是：第一，资料必须是第一手的，决不抄袭别人的东西（如有引用，定要注明出处）；第二，观点必须是自己的，决不人云亦云，盲从他人；第三，凡有写作，必须自己动手，决不假手于人！有斯三者，自觉还是可以问心无愧的。

我搞佛教思想史研究，已由古代而近代，现已到了现代，该怎么写呢？我考虑了很久。考虑的结果，我想改变一下以往的写作体例，而一个人一个人地写；那末从谁写起呢？几经考虑，我

选定了印顺法师。这，主要是因为：

据我所知，在当代的佛教学者中，能够像印公这样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探讨、研究佛教（无论是历史的还是思想的）、并且建立起了自己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者，并不多见。印公能够冲破千百年来佛教的旧传统，以他那特有的敏锐的思维和犀利的笔锋，对（自印度以至中国）佛教历史的发展和思想的演变，均能给以历史的剖析，时代的探索。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从现实世间的一定时空，去理解佛法的本源与流变，渐成为我探求佛法的方针。”（《游心法海六十年》，第9页）——“从现实世间的一定时空，去理解佛法的本源与流变”，这就是一种科学的、历史主义的方法。正因为如此，所以，无论是在治学态度、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上，印公都有他的过人之处。

40年代初，我曾有幸一度从印公受学，虽然为时很短，却是获益良多。现在再来研究印公的佛学思想，对于我个人来说，实在也是一次再学习的机会。常言说的好：“学然后知不足”。近十年来，我在科研工作中，虽然也有了一些成果，但是，随着工作的进展，我愈加日益感到自己的不足。为了再学习，这也是促使我下决心撰写这部《印顺佛学思想研究》一书的动机之一。此外，我还感到：印公的著作，实在就是一部佛学思想的大百科全书；而卷帙浩繁（七百多万字），遍读维艰，为了使印公的佛学思想能够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学术界）都能有所了解，我决心尝试一下：把印公的煌煌巨著，浓缩为一本书，以便比较容易地把印公的佛学思想系统的介绍给读者。总之，我的一个主要想法就是：通过我的这部书，把远在海峡彼岸、已届耄耋之年的印顺法师，介绍给大陆的学术界（以及佛教界）。果能如此，那就感到十分欣慰了！

至于以后是否还要一个人一个人地接着写下去，以及究竟还要再写些什么人？那就只有以后再说了！

作 者

1989年3月于北京

再 版 序 言

《印顺佛学思想研究》，是我1980年以来出版的第十部书（第十一部《中国佛教史》，也已于今年（1993年）7月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在台湾出版）。这部作为向印公八五寿辰献礼的著作，一在大陆出版，我就怀着忐忑的心情，拜托台湾知友蓝吉富先生代为转呈一册给印公，祈予审正。印公接到这本书之后，很快就给我来了一封信，这实在使我喜出望外！印公在来信中说：“大作《印顺佛学思想研究》，已由蓝吉富先生转到，谢谢！我……五十九岁掩关以来，深居简出，过着自修的生活，几乎与教界脱节。‘在大陆鲜为人知’，可说是理所当然。承你的厚意，将我的著作与思想，写成这部书，‘介绍给大陆的学术界（以及佛教界）’而且作为我八十五岁的寿礼，使我感激……。”捧读印公来函，思绪纷纭，感慨万千！四十多年来，我与印公天各一方，鱼雁鲜通，而现在，突然捧读印公来书，心情之激动，实非言语之所能形容！特别是，印公在来信中还说：“……你在《自序》中说：‘观点必须是自己的，决不人云亦云，盲从他人’，可说与我的治学态度相同。”对我来说，这又是一种多么大的鼓励呵！拙著《印》书，能够得到印公这样的基本印可，这使我深深感到无限的欢欣和鼓舞！

台湾正闻出版社已于1992年11月，出版了这部书的台湾版。知友蓝吉富先生，在本书《台湾版出版缘起》里说：“当本书在大陆出版之后，我即觉得应该让它也能在台湾发行繁体字版。我以为，这书的出版，除了可以将印公思想推广于世外，同时也先行呈现出现代中国佛教思想史的一章。……”

印公的首肯与吉富先生的推奖，无疑将会扩大这部书在海外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再版这部书，责任编辑黄燕生女士要我写一篇《再版序言》。除了上面说的一些话之外，这里我只想指出：本书再版，除校订了一些排、印错了的字、句之外，没有再作任何改动，仍然保持它“述而不作”的原貌。

作 者

1993.9.15 于北京淡宇斋

目 录

序	1
再版序言	1
第一章 生平与著述	1
第一节 生平	1
第二节 著述	8
第二章 对于初期大乘的论述	12
第一节 佛教的第一、二次结集	12
第二节 部派佛教孕育着大乘思想	16
第三节 初期大乘——《般若》及其思想	21
一、经典	21
二、思想	29
第四节 初期大乘的由来	36
第五节 信仰主义的结论	39
第三章 对于“菩萨”的出现与佛陀观的演变的论述	42
第一节 “菩萨”的出现	42
第二节 佛陀观的演变	44
第四章 对于弥陀净土与文殊、普贤的论述	46
第一节 弥陀	46
第二节 西方净土——“极乐世界”	50
第三节 文殊	56
第四节 普贤	64
第五章 对于唯识思想的论述	69
第一节 唯识思想渊源	69
一、原始佛教里的唯识思想	69

二、部派佛教里的唯识思想	72
第二节 唯识思想述要	88
一、概说	88
二、唯识思想的几个观念	89
三、唯识思想略说	92
第三节 对于唯识思想的评价	107
第六章 对于“真常唯心论”的论述.....	109
第一节 真常唯心论的思想渊源.....	109
第二节 真常唯心论述要	110
第三节 真常论者的“如来藏”说	114
一、有关“如来藏”说的经典(和论典)	115
二、«如来藏经»里的如来藏说	121
三、«大涅槃经»里的如来藏说	122
四、«楞伽经»里的如来藏说	127
五、«华严经»里的如来藏说	133
六、“如来藏”思想概说	136
第四节 真如“受熏”与《起信论》.....	146
第五节 对于真常唯心论的评价.....	148
第七章 对于密教的批判	151
第一节 密教的来源	151
第二节 密教的演变	153
第三节 密教的教义	157
第四节 “密教之兴与佛教之灭”.....	160
第八章 对于禅宗的论述	162
第一节 禅宗史略	162
一、概说	162
二、菩提达磨	164
三、双峰与东山	177
第二节 慧能与《坛经》	190
一、慧能	190

二、《坛经》	200
第三节 神会	215
第四节 慧能以后的禅宗	223
第五节 对于禅宗的评价	229
第九章 中观思想	232
第一节 “空”的探究	232
第二节 中道观	245
第三节 缘起有与自性空	253
第四节 “八不”思想	264
第五节 二谛说	274
第六节 三系一致(与大小同源)思想	278
第十章 人间佛教	282
第一节 概说	282
第二节 人性与佛性	284
第三节 佛教与青年	289
第四节 佛教与道德	290
第五节 佛教与教育	295
第六节 佛教与和平	298
第七节 佛教与世界文化	302
第十一章 宗教观	306
第一节 概说	306
第二节 宗教的本质——人类意欲的表现	307
第三节 宗教的价值——强化自己，净化自己	309
第四节 宗教的理想——永生、无生、新生	312
第十二章 融会佛儒	316
第一节 “儒佛之道大同”	316
第二节 人心与道心	326
后记	330

第一 章

生 平 与 著 述

第一节 生 平

印顺(1906—)，这位当代的佛学大师，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三月十二日(清明前一日)出生于浙江海宁(当时称州，民国改县)的一个农村里，俗姓张，名鹿芹。家里有农田十来亩，父亲张学义又在离家七里的临近钱塘江的一个小镇——新仓镇开了一个小南货店，所以，他的家庭，可说是一个“半农半商”的家庭。母亲陆氏，体弱多病。印公姐弟二人，姐姐出嫁几年便即病故。

印公7岁时，跟随父亲去到新仓镇，先进私塾，继上(初级)小学，10岁毕业。次年秋天，又到离家二十多里的硖石镇上寄宿(高等)开智小学(插入二年级)，13岁高小毕业。当年秋天，他开始在一位中医师家里学习中医，一直学到16岁——1921年的夏天。不过，这位中医师并未真正地教他，主要是自学，这个期间，他因学习中医而阅读了诸如《潜性穷渊》、《性命圭旨》、《金华宗旨》、《仙术秘库》以及《慧命经》、《奇门遁甲》等道书，从而对“神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心想去学“神仙”。他父亲怕他走入歧途，便决定介绍他去教学。从16岁——1921年秋季开始，直到25岁——1930年的夏天，他教了八年多的小学①。在

① 印公在他的《平凡的一生》(收入《妙云集》下编之十的《华雨香云》里)中说：“父亲见我学仙着了迷，不能让我再这样下去，于是要我到小学里去教书。区立的，教会附设的，私立的小学，……”(第147页)则印公所教小学，似乎不止一处。而郑寿彭在《印顺导师学谱》里，先是说“……乃介在新仓母校执教”(第6页)，后来却又说“导师执教小学，……或任公立、私立及教会附设学校”(第7页)。一书而有两说。

八年多的教小学期间，他又“从丹经、术数，而转到了《老子》、《庄子》、《新约》、《旧约》；以及“佛教的经论”（《平凡的一生》——《妙云集》下编之十《华雨香云》，第147页）。这说明，他在思想上，又发生了变化。

在他20岁（1925）的时候，“读到冯梦桢的《庄子序》：‘然则庄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驱耶’，而引起了探究佛法的动机。”（《游心法海六十年》，第4页）既想要“探究佛法”，就得要阅读佛经，于是就“到附近几处小庙中去求，得到了《金刚经石（成金）注》，《龙舒净土文》、《人天眼目》残本等。”（同上）不久，又“购到了《成唯识论学记》、《相宗纲要》、《三论宗纲要》”，以及“《中论》、《三论玄义》”（同上）等等。“经四、五年的阅读思惟，多少有一点了解，……为了佛法的信仰，真理的探求，我愿意出家，到外地去修学。”（同上书，第5页）于是，他便下决心去出家为僧了。

几经周折，他于1930年（25岁）的10月间，到了普陀山，从福泉庵的当家和尚——闽籍僧人清念出家，取法名印顺，号盛正。10月末，便同他的师兄盛明一起，赴宁波鄞县天童寺，从圆瑛受比丘戒。从此，他便成为一名正式的佛教僧人了。1931年（26岁）2月，他到了由太虚大师任院长的闽南佛学院（院址在厦门南普陀寺）求学，插入甲班第二学期。而于第二年的上学期，他就奉命为同班的同学们讲授佛学课程了。于此也就可以想见，当时，他虽然还出家不久，但于佛学，可说是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此后，他或讲学（其间，他曾到也是由太虚大师任院长的武昌佛学院讲学），或阅藏（1932年夏到1936年底之间，印公曾在普陀山阅览佛教大藏经3年），或巡礼佛教胜地（如福州鼓山、南京栖霞山等等），其目的，都是在“探究佛法”的“真理”。

印公曾说：“在‘修行’、‘学问’、‘修福’——三类出家人中，我是着重在‘学问’，也就是重在‘闻思’，从经律论中去探究佛法。”（《游心法海六十年》，第1页），这，既表明了他的志趣，也反映

了他的好尚。“从经律论中去探究佛法”，印公出家之后的实践，证明了他是恪守这一原则的。

“七·七事变”的第二年——1938年(是年印公33岁)的7月间，印公由武汉到了重庆北碚缙云山的汉藏教理院(院长仍是太虚大师)，从此，使得他在佛学研究上，“进入一新的领域”，而且，还“深深的影响了”他以后的“一切”(《平凡的一生》—第21页)迄至抗战胜利，他先后在该院住了大约四年(而从1941年秋到1944年夏，他因任四川合江法王佛学院(由演培等人所创办)的导师、院长而在该院住了近3年)。这个期间，他边讲学，边写作，自成体系的佛学思想，日趋成熟。按照印公自己的说法，这算是他“思想勃发，讲说与写作最多的时期”(1940—1952)。

《平凡的一生》第137页)的前期。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42年他出版了《印度之佛教》这部名著(这是他出版的第一部著作^①)之后，当时在重庆出版的《群众》杂志(半月刊)，发表了一篇由陈家康撰写的、题为《试评〈印度之佛教〉》的长篇书评，说：“辛亥以来三十二年间敢于对大乘思想提出怀疑，加以抨击的人，几乎没有。想不到在戎马倥偬之际，还能出版印顺法师所著《印度之佛教》一书，使人们看到一点新鲜的见解。印顺法师虽然不敢怀疑大乘，抨击大乘，但是，在他所著的这本书中，可以看出，大乘的地位在目前中国佛学思想中，不能不开始动摇。”(见1943年12月1日出版的《群众》杂志——合订本第8卷)不过，陈文所谓的“大乘”，确切一点说，主要应该是指真常系和密教(或者再加上唯识)，而对于性空系的思想学说，印公可说是完全肯定、奉为正宗的。陈文还指出：《印度之佛教》一书，“究有独到之见”。评价可谓很高。

1946年(印公41岁)春，印公准备东归，但因飞机、轮船票都过于昂贵，他无力、也无法买到，乃(偕演培、妙钦等人)由重庆而成都，而西安，而开封，住在虚净严法师(系印公在武昌佛学

^① 印公的第一部著作是《唯识学探源》，第一部讲录成书的是《摄大乘论讲记》，而第一部出版的则是《印度之佛教》。

院的同学)主持的开封佛学社。由于旅途劳累，他到了开封就病倒了，于是只好留下来养病(演培、妙钦则先回杭州)。7月中旬，净严法师送印公到郑州，在郑州佛学社稍事停留，又只身到了武汉，暂时留了下来。1947年初，他回到上海，在玉佛寺会见了先期回沪的太虚大师，旋又到了杭州灵峰武林佛学院(演培、妙钦都已在这里任教)。不久，太虚大师在上海病故，印公(与演培、妙钦等人一起)又回到了上海。太虚大师的丧事完毕，印公受委托主编《太虚大师全书》。3月间，他偕续明(印公在汉藏教理院时的学生)、杨星梦(佛教居士)到了浙江奉化雪窦寺(住持系太虚大师的大弟子大醒法师)，5月下旬，就在那里正式开始了《太虚大师全书》的编纂工作(1948年5月底，《全书》编成，共约七百万字，历时约一年时间)。这个期间，印公还曾到过杭州、福州、厦门等地，进行一些佛教的弘化活动。

1949年(印公44岁)6月，大陆解放的前夕，印公(偕续明等人)由厦门到了香港。在香港住了三年多，仍是边讲学边写作。其间，也曾往返于港、台之间。

1953年(印公48岁)7月中旬，印公到了台湾^①，并从此(与演培、续明等人)就在台湾定居了下来(妙钦则已先此去了菲律宾)。印公说：“这一年的离香港到台湾，与二十五岁的离家出家，在我的一生中，都有极深远的意义。”(《平凡的一生》——第47页)，可见，印公认为他的去到台湾，“意义”是极其“深远”的。印公定居台湾之后，“曾去日本一次^②，泰国与高棉(各)一次^③，香港二次，菲律宾去了四次。”^④(《游心法海六十年》第22页)1973年(印公六十八岁)年初，印公应留美华人佛教界的邀请，前往美国(纽约

① 此前印公已曾到过台湾。

② 1953年7月，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在日本召开第二届大会，印公率领一个由6人(原拟20人)组成的台湾“中国佛教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会议。

③ 1957年5月，泰国和柬埔寨分别举行释迦牟尼诞辰二千五百年的纪念活动，印公率领台湾佛教代表团相继去这两个国家参加这些纪念活动。

④ 去港，去菲，都是进行个人的弘化活动。

等地)疗养、弘法，历时半年多，7月间由美返台。此外，印公还(于60年代末)先后去过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进行弘化活动。他说：“我来到台湾以后，曾去过日本、泰、高棉、菲律宾、星加坡、马来西亚。日本与泰(及高棉)，是去出席佛教国际会议的集体行动。所以说到出国游化，那只是菲律宾与星、马了。”(《平凡的一生》——第112页)去日、泰、高棉(柬埔寨)，是“集体行动”；去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则完全是去进行个人弘化。可见，印公定居于台湾之后，不仅忙于写作、讲学，而且“外事”活动也是颇为频繁的。在台湾，印公还曾一度担任过由太虚大师(于1920年)创刊的佛教刊物《海潮音》月刊的主编和台北善导寺导师、住持等职务。印公是一位“学问僧”，很不习惯住在一般的寺院里(与一般僧人也很难共处)，为了能够比较安静地从事于佛学的研修，须要另闢住处。所以，他在抵台之后，在信徒们的资助下，1953年，在新竹修建了福严精舍(1954年冬，又加以增建。这一处原是在香港时就计划筹建的)，1960年在台北修建了慧日讲堂，1964年在嘉义修建了妙云兰若。这些场所，便成了印公在台湾聚众讲学、著书立说的地方，也算是闹市中的“净土”吧。

印公在台湾(特别是最初几年里)，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也曾遇到过一场严重的风波——一次突然“袭击”。“在四十二年与四十三年之间，我定居在台湾，受到了一次狂风骇浪般的袭击，有生以来，不曾经历过的袭击。”(《平凡的一生》——第53页)而这场“袭击”，(表面上)却是由于他的一部书——《佛法概论》引起的。

事情是这样的：1949年，印公在香港出版了他在大陆时期写成的《佛法概论》一书(后来编为《妙云集》中编之一)，在这部书里，谈到了“北俱卢洲”(福地)^①，并说在北俱卢洲，大家都自

^① 古印度的神话传说(佛教也接受了这一传说)：世界以“须弥(妙高)山”(实即喜马拉雅山)为中心，东、南、西、北分四大洲，即东胜神洲、南赡部洲、西牛贺洲、北俱卢洲。